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



为什么唯独中国有众多教学比赛

■郭英剑

我们为何热衷教学比赛

教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教学比赛对于调动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强化教学意识、提高教学水平具有正面推进与积极引导的作用。同时,我们也需要认真反思举行教学比赛的目的、需要达到的目标与在现实中的需求。比赛本身不是目的。教学比赛中所获得的经验、智慧与成果,最终应该回归与反馈课堂教学,重在提升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而其终极关怀的目标应该是学生。

2019年6月2日,“第十届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大学英语组)北京赛区”的决赛在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多年来,我曾应邀参加不少这样的教学比赛,担任评委或者评委组组长,这次担任综合课组组长。这样的机会既让我全面了解比赛的情况,也促使我更加深入地思考教学比赛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如果用英文 teaching contest in China 即“中国教学比赛”在谷歌上搜索一下,你可以得到4680万条大多为英文的搜索结果;如果换个说法,用 teaching competition in China 即中国教学比赛或者教学竞赛或者教学大赛,你可以得到9760万条同样是英文的搜索结果。如果用中文“中国教学比赛”在谷歌上搜索,则可以得到4010万条几乎都是中文的搜索结果,主要内容是各个中小学、各个大学、各个省份、各种商业性的教学赛事的新闻,从比赛通知到竞赛结果,从初赛复赛再到决赛,从教学比赛资源到比赛消息报道,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教学比赛涉及到的赛事,从名称上看包括但不限于课堂教学比赛、青年教师教学比赛、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课程教学比赛、微课教学大赛、教学能力大赛。从赛事的学校层次上看,有小学、中学、中专,但更多的还是大专和普通高校。从赛事的级别上看,除了校级外,走出校门,还有市级、省级和全国

赛事,级别越高,声势越大。从各种比赛的性质上看,既有高校、省市级教育机构等主办的赛事,也有在业界享有盛誉的企事业单位所主办的教学比赛活动。像“外研社”的“教学之星”大赛和“外教社”所举办的教师基本功比赛等活动,早已成为业界所关注的全国性外语教师大赛。从参与的专业比赛上看,则包括教学、思政、外语、计算机、医药等诸多专业。除此之外,还有教师教学经验分享会、教学比赛观摩活动等。

为何西方没有教学比赛

那么,西方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有无这样的教学比赛呢?答案是甚少,或者说没有。

我注意到网上有一位曾经在我国深圳任教的美国人所写的一篇文章,名为“教学比赛在中国”(Teaching Competitions in China)。这篇发表于2018年7月11日的网文说,作者所认识的很多外国人(主要是在中国任教的外教)都很好奇,中国何以有如此之多的教学比赛。他认为,西方人很难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西方人之所以不能理解中国有这么多的教学比赛,是因为他们本身是没有教学比赛的。他们很难想象我们的教学比赛是如何进行的,为何要进行。

其次,西方人对于有人来听课会感到不舒服,也不喜欢有人专门来听课。因此,他们对于中国除了教学比赛之外的公开课展示课等,也表现出了新奇乃至不解。

再次,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与众不同,似乎渴望统一行动,喜欢在生活中接受统一指挥,接受他人的指导。但西方人注重个人主义,不大能够接受这样整齐划一的活动。

第四,中国的学校差不多都一样,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中学,因此举办这样的统一活动不是问题。但在美国,比如芝加哥,无论在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哪个地区,人们会发现各地所在的各个学校差异巨大。而在这样的学校中,他们的学生、教学方法、行为举止,包括邻居都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相互之间没有可比性,不知如何去评判和检验他们之间的教学方法。

最后,他们认为,教学比赛的性质似乎是表演与展示,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一种完美的表演。这与真实的课堂有着较大距离。对于一位参加了教学比赛的人来说,即便他赢得了教学比赛的最高奖,等到他走入真正的课堂、面对实实在在的学生,其表现还是会大不相同。

教学比赛中的中西差异

上述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我以为,中西方对于教学比赛的认知不同,主要还是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所造成的。

不能不承认,中国的教学确有不同于西方的地方。比如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中,依靠师徒关系一样的传帮带,从而指导青年教师尽快成长。老教师会像父母一般关爱青年教师,对他们的生活关怀备至,当然更主要的是在教学科研等诸多方面给予关心与照顾,对于具体的教学实践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与训练,从而帮助他们尽快提高个人水平。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方法的确有效,也往往对青年教师的成长与未来职业生涯产生良好的影响。

不过西方的做法,从教学理念到教学实践都与我们有较大的差异。类似中国这种师徒情深意长、专注教学、教学相长的有效方式方法在西方几乎不存在。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西方人不重视教学,其实他们同样重视教学,而且他们有着甚至比我们更多的教学团队、更强的教学研究团队,更重视新的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践,只不过没有力求通过这样大规模的甚至是全国规模的教学比赛去体现。

比如,美国每年都要评比“年度最佳教师”(Teacher of the Year),各州有各州的年度最佳教师,全国有全国的最佳教师。但采取推荐与自荐的方式所推荐出来的最佳教师一般都是一个,或者是个位数。反观我们的评审,即便是在国家层面上所评选出来加以表彰的优秀教师,往往也会达到成百上千人。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在对待教学实践上有相同之处,也有较大差异。教学比赛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专业培训方式。教育界所能形成的共识是,教学比赛对于调动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强化教学意识、提高教学水平具有正面推进与积极引导的作用。

怎样更好地发挥教学比赛的影响力

作为一种职业发展行为,教学比赛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从而达到最佳的课堂效果。那么,如何办好富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比赛,也到了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并加以总结的时候。如何坚持,从哪完善、怎样更好地发挥其影响力,都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应该适当减少全国各级比赛

的数量,同时注重提高各级教学比赛的水平。应该吸引更多优秀的青年教师参与其中,从而使这样的比赛保持其高水平的引领作用。从现在各省市与全国性的比赛来看,数量多而质量有所下降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果能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到这样的比赛中,将是保证和维持教学比赛高质量的核心因素。

其次,教学比赛受限于时间空间、教学对象等诸多因素,因此如何更好地展示实际教学效果,是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比如,教学需要有明晰的教学理念、教学目标和教学目的,而教师更要注意把这样的宏大目标体现在具体的实践教学之中。当然,这非常不易。以我所参加的众多外语教师的教学比赛来看,大家更多重视的还是非常具体的语言教学,比如语言现象、文章结构、风格分析等。

最后,教师大赛是表现教师个人能力、展示教师风采的时刻,但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教学对象。作为提问专家,我在比赛中问到“您的教学理念是什么”(What is your teaching philosophy?)的时候,大多数教师都很少能够比较理想地回答这个问题。由此可见,大家对于自己的教学理念思考不多,对于如何体现在教学实践中更是没有好的办法。其实,教学理念无非是自己的价值观与教学的信念。如何将这些价值观与教学信念通过文本讲解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有助于学生认知、学术、思想、智慧等方面能力的提高,则是教学比赛之于教学实践所应有的最大价值。

我们需要始终牢记的是,比赛本身不是目的。教学比赛中所获得的经验、智慧与成果,最终应该回归与反馈课堂教学,重在提升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而其终极关怀的目标应该是学生。

世界“高考”连连看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转眼,高考又来了,又有一批“战士”要奔赴战场,与考题厮杀。请不要感到紧张,因为需要面对高考这一关卡的远不止中国学生,世界各地的学子们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高考的“摧残”。

“准考证不要忘,铅笔、橡皮、黑色签字笔……”每每回忆起高中时代最为紧张的一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疑是高考。像是患上了强迫症,转头就要看一遍透明笔袋里的准考证还在不在,也时不时会做机读卡涂错位的“噩梦”。

转眼,高考又来了,又有一批“战士”要奔赴战场,与考题厮杀。请不要感到紧张,因为需要面对高考这一关卡的远不止中国学生,世界各地的学子们都会不

同程度地受到高考的“摧残”。

过去形容高考,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个不小心被挤了下去,未来的道路和命运都会发生改变。如今我国高考已经在扭转这样的趋势。而世界上不是一考定终身的国家也有不少。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美国。在美国,有两个可被称为高考的考试:“学业能力评估考试”(SAT)和“美国大学测评考试”(ACT)。

赶上发烧身体不适?考试发挥失常?不用担心突发状况,一次失利,你还有很多次机会“卷土重来”。ACT考试,一年有5次考试机会,而SAT考试更是可以考7次。考生均可以某次考试最佳成绩申请大学。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很轻松?

但要注意的是,美国大学录取并不只看高考分数,高中的平时成绩、任课教师或社会组织负责人的推荐信、社会实践活动情况等,都是高校录取考生时参考的要素。

除了美国考生,墨西哥的考生们也相当幸福。因为他们能参加的考试次数就更多了,由于没有统一的高考存在,各高校都是自行组织考试,一月一“高考”不是梦。

当然,如此多的考试机会也不是白给的,每参加一次考试,学生都要自行支付几百比索的考试费用,有收获当然要付出代价。

同样自行组织高考的国家还有印度。高校组织考试的时间通常在4-6月,由各校自己定具体时间,这样一来,学生同样有了参加多个考试机会,增加了更多的考上大学的可能性。

但有利就有弊。据说,有些学生广撒网,在考试季内参加几十次考试。即便如此,在巨大的竞争下,失之毫厘依然谬之千里,几分差距就会被挤出大部队,与心仪的学校擦肩而过。

开启高考地狱模式

看过了让人心情愉悦的“轻松”多次

考模式,不妨切换到高考地狱模式国家,体会一下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想必看过之后,会发现我们的高考是如此亲切可爱。

德国高考——Abitur 最近成了广大德国考生的噩梦,像各高校熬夜写毕业论文,顺带问候霍乱天一样,德国考生们甚至举起横幅抗议去了。

抗议什么?试题太难!据媒体报道,考试结束后,来自巴伐利亚州、下萨克森州、汉堡、梅前州、图林根州、萨克森州、萨尔州、不来梅和柏林29所中学的学生代表联合发起了请愿,请求降低数学高考的评分标准。

有将1996年以后所有高考卷刷过一遍的学霸愤怒地说,“没有任何一份考卷像今年这样难。”

除了题难,德国的地狱模式高考时间还长,以数学考试为例,其考试时长达45个小时,考试内容更是包罗万象,只有你没复习到的,没有考不到的——涵盖几何、概率、函数、代数……让人眼花缭乱,脑子更乱。

同样有着地狱模式高考的国家是日本。与中国相似,日本人非常重视学历,看重名校,且学历与学校名望也会同工薪酬挂钩,可见其高考竞争会多么激烈。因此,补习班是日本考生们的“好朋友”。

自2014年日本发布《关于迈向适应新时代的高中大学衔接的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大学入学者选拔的一体化改革》报告以来,日本高考也迈上了改革进程,有望逐渐摆脱地狱模式。

据介绍,日本改革后的高考将不再区分一般入学考试、推荐入学考试、大学“AO”考试(Admission Office),而统一进行新的学力评价考试,即高中基础学力考试和大学入学者学力评价考试。并于2019年度开始实施高中基础学力考试,2020年度开始实施大学入学者学力评价考试。此次日本新高考将会更加侧重学生的知识、技能、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表现能力、主体性、多样性与合作性等,对考生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

不论是地狱模式还是轻松模式,高考作为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场重要考试,其对人生的意义不会变。异常艰苦卓绝的“战斗”,锻炼的是身体,磨练的是意志,最终收获的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未来的大学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不要畏惧高考,咬着牙向前冲,新的天地在等待你。

科技如何打破残障学生的禁锢

■哈里特·斯旺

在吉玛·朗攻读第一个学位期间,课堂上的沙沙声、拖着脚走路的声音,还有说话的嗡嗡声,让一场场讲座成了她不得不面对的考验。朗是在毕业后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的,这一病症使得她的感官处于超负荷状态,才会对声音如此敏感。

这样的痛苦持续到她在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开始一个教师培训课程,当时她获得了一种软件,发现可以克服读写障碍。这是一个变革性的发现。这种软件可以让朗在家里静静地听讲座,而这大幅度提高了她的成绩。她继续在开放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然后在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朗回忆道,她一直在努力理解讲座的内容,直到她得到了那个软件。“我没有意识到其中有多少有用的信息。作为一个对噪音过敏的人,我经常错过很多老师讲课的内容。因此,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录制的课程音频上,试图过滤掉背景噪音,然后,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把录音再听一遍,这样我就可以消化理解课堂上的内容了。”

科技正在打破残障学生面临的障碍。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如今上大学的残障学生人数并非残障同龄人的人数要多得多。现在学校内的在线期刊文章或阅读列表可以放大、印刷成文本,或将其转换为更容易阅读的格式,如盲文。这能够很好地帮助有视觉障碍的人解决阅读问题。

对于那些患有阅读障碍或注意力缺陷障碍的学生,越来越多的大学会帮助学生录下课程,这样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重播讲座内容。一般情况下,这些功能

也都可以通过家里的笔记本电脑来完成,从而使残障学生更加独立。

根据数字化学习顾问阿利斯泰尔·麦克诺特介绍,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然后为学生指明哪些资源可以满足个人学习需求。教职员工们每天也会收到大量的反馈信息,或者学生们传送到虚拟学习环境中的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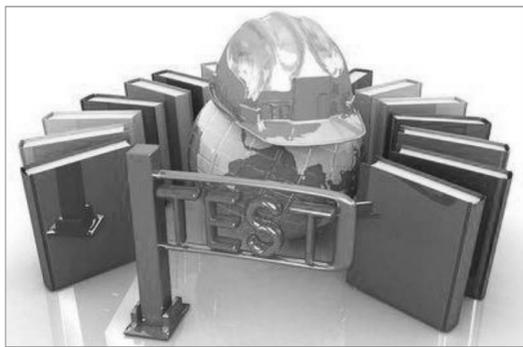
麦克诺特很欣赏高校通过科技手段帮助残障学生和普通学生学习,但是他也强调,大学应该在使用这些手段前获得基本的权利,许多大学和机构可能会使用一些难以获取的数据和网页平台,这样很可能使对残障学生的支持投入变得一团糟。

这也是欧洲新的管理者们在解决的问题。今年9月份,针对大学内的网络、虚拟学习平台发布一份材料,以规范这些平台达到标准。

除了上述方式外,一些新的科技发明也能够帮助到残障学生。比如,一款名为“掌中大脑(Brain in Hand)”的App,就是专门为自闭症患者、其他心理健康存在问题的患者,以及大脑受损或有某种特定学习障碍的学生提供帮助,为他们定制个性化的应对策略,监控自身焦虑程度,并在需要时提供帮助。

大学已经在通过科学技术,帮助残障学生打破禁锢他们的围墙,随着科学的进步,VR等技术的出现,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实现,帮助残障学生更好地度过学习生活。

(作者系高等教育领域自由新闻记者,许悦编译)



图片来源:卫报网